

明史稿
衡云山人集

明文鶴
衛云山人集

南疆繹史勘本卷十九目錄

雪川溫氏原本

古高易氏勘定

列傳十三卷

李模

喬可聘

姚思孝

章正宸

李清

熊開元

姜琛

金堡

右諫臣列傳第十三○言路之開至明盛矣高

皇帝鑒擁蔽之害故令公卿大夫士庶皆得言

事而以封駁糾彈歸臺諫由是其權愈重其始也糾主慝劾權姦達民隱朝綱凜焉盛矣美矣既其弊也所黨比周假公植私毀譽亂真意之所曙廉來可爲堯意之所觸顏曾可爲跖卽有經綸才幹之士爲國家任艱鉅捍患難者稍拂其意必百計敗壞其功以伸已之說于是賢智毒螫于內將帥鈴束于外使人主眩瞶于是非而莫知適從事機屢失賢奸不辨豈非言路太橫而無所以擇之哉南中立國之日淺其風未

熄故馬所既得借爪牙于張孫振輩以肆其虐
至于崎嶇兩粵間而五虎之威猶能專執朝命
可畏哉宋時臺諫之選常及清流其要在慎擇
其人而已矣若開元正宸諸人皆言路之錚錚
者也然無救于敗亡金堡之昌言不諱權倖讐
讐而比匪怙勢以受酷刑悲夫

◎諫垣諸傳原本綜錯章格菴甲申前事簡脫
太甚今詳於書後金道隱人固不足取而事蹟
弗可畧也殿諸

南疆繹史勘本卷十九

列傳十三卷

李模字子木號灌溪吳縣人天啓乙丑進士授東莞知縣有聲入爲御史巡按真定諸府劾論分守中官南京國子監典籍福王立封四鎮爲侯伯模上言擁立時陛下不以得位爲利諸臣何敢以定策爲功甚至侯伯之封輕加鎮將夫諸將事先帝未收桑榆之效事陛下未彰汗馬之績按其實亦在戴罪科而與之定策勲其何以安諸將性果忠義必先大慰先帝

殉國之靈而後可膺陛下延世之賞報聞尋復爲河南道御史馬阮亂政歎曰事不可爲矣卽請告還家不復出國變後里居三十餘年而終
喬可聘字君徵寶應人天啓壬戌進士官御史崇禎時出按浙江行部至金華水漲舟阻索挽夫不得蘭溪知縣盛王贊持手版立雨中大聲曰村民方事東作縣令請以身代役可聘立棄肩輿冒雨去而慰薦縣令於朝時人兩賢之尋以所屬大吏坐賊敗貶三秩南渡起故官掌河南道事數陳宜罷厰衛停燕飲

君臣交傲早決大計用允中興皆不省御史黃耳鼎
外遷疏詆都御史劉宗周牽連朝士甚衆可聘言宗
周正色立朝實社稷臣耳鼎厭外轉盡誣善類以暢
己私非人臣也請以耳鼎所轉官換臣爲之事乃止
御史黃澍之面劾馬士英也士英銜之入骨而澍按
湖廣有械聲故錦衣劉僑希士英指訐之章下法司
宗周怒僑將救澍可聘曰僑希時相指固也而澍貪
亦有跡請行巡按何騰蛟覈奏時謂得體宗周初劾
臺臣從賊者三十三人及李沾代事欲翻其議可聘

抗不可其在臺班與掌科章正宸持論侃侃羣小憚
之乃起戊籍張孫振爲河南道孫振貪橫與馬阮比
陵厲出沾上凡壞法亂紀事爭先爲之臺綱掃地矣
左良玉犯闕士英欲盡撤江北兵以禦時 大兵日
逼可聘與大理少卿姚思孝御史成友廉合疏乞畱
江北兵固守淮揚控扼潁壽命劉良佐還鎮士英於
御前戟手詈之舉朝氣懾南都亾歸老於家思孝崇
禎辛未進士在諫垣論列最多時號稱職後薙髮爲
僧與友廉可聘俱同鄉

章正宸字羽侯號格菴會稽人從學同里劉宗周早
以學行著登崇禎辛未進士選庶吉士改禮科給事
中疏請法周孔仁義黜管商富強則太平可坐而致
報聞後以會推閣臣失帝意謫戍均州南渡召復故
官疏言今日江左形勢視晉宋爲更難當事者泄泄
偷息處堂自娛兩月以來聞文吏錫鞶矣不聞獻馘
聞武臣私鬥矣不聞公戰聞老成引遁矣不聞敵愾
聞諸生捲堂矣不聞請纓如此可曰興朝氣象乎臣
愚以爲今宜以進取爲第一義進取不銳守禦必不

堅比者河北山東忠義響應立寨自保截僞爲官爲
朝廷効死不及此時電掣星馳風雷奔赴使聯絡壁
壘倡義申討是廟天下之氣而坐失事機也當急檄
四鎮渡河與河北山東諸路齊心協力互爲聲援使
兩京道通而後塞井陘絕孟津扼武關以奪隴右隴
右士民怨賊入骨髓臨以大師賊不難平也陛下宜
縞素誓師駐蹕淮上聲靈所及人切同仇今乃部院
寺司各署不稱行在而工作煩興議者已占陛下志
圖偏安天下事變皆生意外將何以待之其言甚激

切然不能用馬士英欲以中旨起阮大鍼先內傳張
有譽爲戶部尙書正宸封還詔書以有譽雖賢而傳
陞之弊必不可啟抗疏力爭有譽卒以廷推進旋安
遠侯柳祚昌受士英指薦用大鍼正宸又力爭且曰
朝廷如此舉動卽報流傳見臣姓名尙挂仕版必相
顧賊愕謂負掖垣職掌萬夙何辭乞放臣歸里正宸
清嚴方正爲清流所倚賴其同官沈胤培常言章君
不特怒時可畏卽笑時亦可畏時士英輩忌之甚轉
爲大理寺丞實奪其言路也已見國事日非乞假歸

魯王監國起吏部左侍郎不受仍署舊官明年事敗
溺水不灰自經又不灰遂以僧服去不知所終

勘本曰格菴章先生爲蕺山先生夫人之姝也鄉
會試俱冠經有名溫體仁私招之不逞出爲禮科
給事中王應熊與戚畹通內傳入閣在廷莫敢諫
迺抗疏論之曰豈有枚卜下傳奉者在皇上出此
必謂特用易感恩却衆議則絕窺伺顧天下未有
不順人情而可以有濟者也夫應熊亦惟非人情
故不可用夫徇情與順情名同而實異振作與操

作事近而用殊今廷臣縱乏人奈何使傲狠之夫
贊不成之治哉帝大怒詔獄鎮撫曰新進妄言耳
無他肺腸格菴仰而曰新進直言則有之未妄也
詞臣馬世奇爲解於應熊應熊遽離坐擲茗椀去
科臣同力救之止革職及賊犯鳳陽陵帝怒應熊
曲庇鳳撫廷臣遽以格菴薦體仁抑之應熊敗議
起廢吏部條上百餘員體仁囑覘其名帝曰中何
以無正宸邪親筆取十二人而亡名其間體仁務
刻深結諸奄毛舉細故至軍國大事槩實勿問科

道籍默甚以聖朝無闕爲諛格菴甫復官卽疏謝
瀝言左右其闕宰執上下惜身家保祿位關通內
侍名爲綫索其言不可問帝親標其疏令通行嚴
飭于是閣臣內官咸切齒明之設立西廠也爲累
朝弊政旋革旋復崇禎中內官專權羅織人臯公
卿以下仰鼻息倖苟免凡所刺舉無枉直皆糜爛
京師無厲子弟寘身入籍白韉帶刀搜市井金錢
每一指大符立下郡縣無不滅門者格菴憤激疏
陳帝心動以紅勒西廠字付閣票旨閣臣思璫責

擬以不合三上三改帝密召大璫戒之尋罷厥厥
燄一夕檄比已再遷禮科左給事中然閣臣內官
之伺其短者日益至帝每維持之其鄉舉時主試
姚明恭嘗以鄉人謀官吏部爲囑力却之故輔周
延儒會試知貢舉也時家居朝議起用格菴曰不
聞處爲遠志乎延儒聞大憾旋掌吏科而延儒適
入壬午元日朝賀畢宜延儒上殿帝東嚮揖稱先
生曰先生其輔朕朕將端冕以求格菴遂驪呼入
頌聖德且責閣臣以報稱累數千言帝歎賞稱漢

子而延儒見疏大驚曰是効我也嘗過其居執手
歎曰朝廷事大家可爲何必執意見以與物忤迺
悚然對曰正宸亦惟眎大家事故不敢徇私延儒
色變舊輔馮銓延儒姻家也將復以冠帶格菴復
爭之延儒大怒曰吾固無師生已而欲我無姻親
耶旣而推舉閣臣欲驟用魏藻德召對中左門語
不合延儒乘機譖之謂正宸與尙書李日宣等把
持枚卜臯不赦次日復召平臺賜食羣臣叩頭訖
帝大呼正宸日宣及左都御史房可壯侍郎宋珣